

许佳的专题书

一个女孩的战斗

小 午 古尤尤 著

GIRL'S
WAR

时代文艺出版社



正午的悬铃木像一株水草
在空中抖动，
许佳手里的圆珠笔停留在
G-SHOCK牌笔记簿的某一行上，

右手不自觉的游移，
一小片含义模糊的蓝色，
1998年的盛夏，

女孩许佳的文艺理论课
有一点儿不开心，

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楼
靠窗的桌子缺少阴影，
木格子之间的玻璃
像糖一样融化掉了，

而浮浮的热气在书桌上
投下细细弯弯的影子，
1998年的夏天好热，

热力像一只鹰，
高悬在奶油似的云层上，
暗示岁月漫长，

女孩许佳把视线从洁净得过分
天空中收回来，
一下子感到一丝眩晕，

与灿烂的自然之美相比，
教室里是太沉静的，
她的瞳孔需要一段时间，

从草坪上像阿帕奇一样忽
忽而悬停的蜻蜓们身上收
来适应平淡的现实状况

哦，在这个沉静的光度
教授先生说，

文艺起源于哪里？
劳动说，游戏说，巫术说，
亚里斯多德和苏珊·朗格

她刚到18岁，有的时候
发觉自己对世界很感陌生，
教室里在发生什么事？

什么是列维·斯特劳斯？
她有点儿不知道，
恍惚间回过神来，

意识还停留在晴美的天光中，
她的感觉有点儿奇奇怪怪，
为什么文艺不是起源于

一个女孩的战争？
或者，起源于一个女
在大一的一个夏天的正午

看到的几只蜻蜓？
蚂蚱飞飞，蚂蚱飞飞，
蚂蚱飞飞，蚂蚱飞飞，

一个女孩的战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孩的战争/小午,古尤尤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0

ISBN 7-5387-1477-4

I. 一…… II. ①小…②古… III. 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440 号

一个女孩的战争

作者:小 午 古尤尤

责任编辑:戚积广

责任校对:戚积广

装帧设计:李 云

摄影:许学文 风卷残云

插图:田 君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数:100 千字

印张:4.5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 000

书 号:ISBN 7-5387-1477-4/I · 1431

定 价:9.80 元

序

相对于青春的宏愿来说，这是一部算减法的书。它至少减去了米罗的几幅画、法国的几部电影、大学校园里雪地上的几排自行车、陈小春的《神啊，救救我吧！》的几个小节、网络生活的片段图景、英语六级证书上的印花、1998年夏季我们在上海初次见到许佳那天中午炎热得曲曲弯弯的气流——它们是那么的生机勃勃，和年轻总是最相衬的。但是一百多页的篇幅不可能什么都装得下，如果我们稍不现实的话，我们就会把许佳的专题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千世界。青春怎么也述说不完，可是书有最后一页啊。

留在书里的内容是“一个女孩的战斗”的上篇1996—1998和下篇1998—2000、一个与其说关于许佳不如说关于青春本质的小辞典、以地图形式展开的《最有意义的生活》的心灵旅程、四个好看的访谈录、许佳的6篇自述和短的小说、对一百年来激动人心的青春历史的描述和许佳的小档案小年谱等小东西。我们期望书中能有好玩的、Q版的东西，也许我们做到了一点点。

如果你在八十年代出生，而且对生活品质有点苛求，或者不再年轻但相信自己年轻过，那么这部书就是献给你的。感谢许佳的同屋的女孩和“第五成员”，她们的善意和聪明为本书增色。感谢风卷残云、乔兴刚和另外几个人，尤其是倾注了爱心的许学文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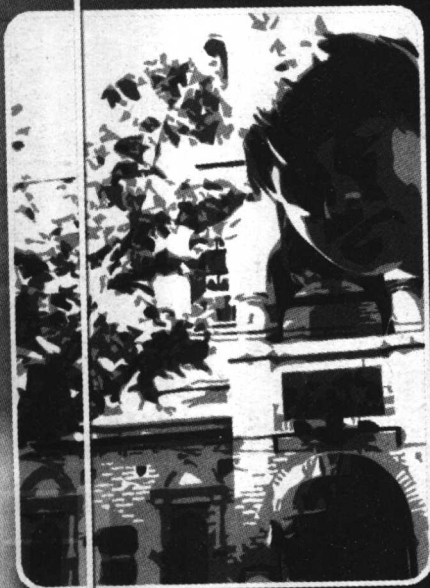
一个女孩的战斗

5 上篇：1996-1998

17 下篇：1998-2000

许佳辞典

25 又名：青春辞典



YIGENVAHAIDEZHANZHENG

41 THE MOST MEANINGFUL MAP

许佳的地图

另一次战争 另一种声音⁵⁷
许佳访谈录

我就是这样一个女孩⁹³

百年青春：115

多么漫长的流淌

137 正版 & Q 版的附录



这一切首先属于许佳

因为她

唱歌、恋爱、写作

表明了一个燃烧般灿烂的年代

一个女孩的战争





上篇：1996-1998

I ONE

那年春天她们坐在长江三角洲上的一间教室里，那块水斑从黑板旁边一直漫过墙角，顺着窗沿儿的一线，转而濡湿了两个女孩书桌上方的世界政区地图，包围了湿漉漉的卡萨布兰卡、马德里和马拉加。这让她们即使不透过窗户，也能感觉到那是三月。大气酝酿梅雨，充满水与清

凉的印象，而通过小气窗涌入的白玉兰花的香气是细小而低调的。春天来了。春天来了。这个意念像是一句低呼：春天急促地来了。1996年的春天从波涛汹涌的南太平洋匆匆奔到了上海，涓涓流入嘉定区第一高中高二·三班的平静得过关的教室里，让两个女孩中间的一个感到难过。她在这个纪实的故事里是没有名字的，如果一定要有个称谓的话，也只能是“同桌”。

许佳的同桌。许佳是那另一个女孩。

1996年的春天，最初是一条淡绿色的水痕。后来进入了许佳的小说的震撼人心的阳光，那时还遥不可及。

的确是这样的：感时伤物。同桌女孩在这个春天里的第一次心情不好，没有明确的原因，但是质感鲜明，数年之后旋扭追忆的目镜，她们还可以看到它像远处山坡上的一朵小小的黄花，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也正是在这一天，事情有了它隐隐的开端。女孩许佳的战争，这时还只是微小的气愤，但它已经开始了，尽管她自己还没有察觉，在这个打湿了卡萨布兰卡的春天的下午。

事情的更深的起因，当然还在多年以前。

2

TWO

在十年前，许父为少儿版许佳拍过的照片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塞满了家里的抽屉，而每张照片上都有一个小而不容置疑的快乐。1999年，已经出名之后，许佳愉快而不无怅惘地回忆道：“童年的记忆总是阳光灿烂，在那所我们住过的老房子里面，夜里有老鼠在天花板上散步的声音。”那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光，那时的时间还没有秘密地加快脚步，那是青春期前的日子，那是带有汽水味道的天堂。纯真、无知、用凸透镜烤焦蚂蚁、和狗一起奔跑的快乐，是真的快乐。童

年是这样一只雪糕，意味着短暂的、易融化的、可品尝的幸福。她一直在吃这只雪糕，浑然不觉它已越来越细小。嘉定，那个发生过三屠的地方，它的街道、树木、水道、某条街上某栋跑老鼠的房子里主妇为女儿烧的菜香，某一次份量十足的棉花糖，是这雪糕的难忘而难留的部分。每一个孩子都曾以为世界永不改变，许佳也是其中的一个。

世界从不改变，世界改变他们。就在这个春天，那只小小的忧郁的黄花，结束了纯真、无知、蚂蚁和狗，催促她们长大成人。就像碘酒结束淀粉。那是欣喜的失去和永远结束。如同河流，汇入湖海，再无回归。

3

THREE

五个月后，已是深夏，许佳坐在嘉定一中的老教室里，抬头便可望见洁净超拔的天空。悬铃木的树叶在林荫大道上飘落着，浓重的雨云暗示暴雨将至，在天边发出了



炮火似的闪光。战争，在一个女孩的心灵深处进行着。然而终究是一切和平，万物和平，那是又一个和平无事的季节。转眼间秋风扫净了树叶，孩子们仍旧奔跑着生活。宁静中来临的是一个又一个晴朗的日子，它们在天上，在战事开始的地方，唱着四季的歌剧。

季节的更迭如此完满，让1996年的许佳的心，变成了一只饱含感动的水囊。她生于1980年，狮子座，喜欢热闹也喜欢安静，她是这样一个女孩，会动作夸张地跑向一盘排骨年糕，更会被灿烂的自然之美突然地攫住心弦。她想这是她的幸运：生命中有许多灵感洋溢的瞬间，它们会让她不期然的，像个孩子似地怔上片刻。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这些感动像一颗又一颗星星，微小而坚定地照耀着许佳的生命。

在50,000,000年前，许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恐龙就生存在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上，所以她没有理由不意识到自然的恢宏。小的、琐碎的日子，在这年深夏的记忆中淡薄掉了。而那些珠玉般的灵感，丁丁当当地响着，构成了一段时光渐显铿锵的主题。

4

FOUR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的16岁，我们谁也不能忘记。

半年之后，许佳靠在玻璃窗前，就着冬日暖阳阅读自己刚刚完稿的小说《我爱阳光》的时候，仍会在陈旧的墨水香气中回忆起那些恍若遥远的日子。

5

FIVE

事情的发生是在这一年，刚上高二、刚刚过完生日的8月，尽管事情的源头还要更早。这个上海女孩，不妥协的许佳，发现了令她吃惊和恐惧的东西：虚伪、陈腐、庸俗和无聊，正缠绕着她和她同学的青春。这令她想哭，因为这是事实。为什么要这样？许佳因此产生了某种激情，某种渴念，想把某些东西扯碎。扯碎它：没完没了地谈论乔丹，上课学习，考大学，学校家里的永远的两点一线，长江三角洲上飘动不休的糖藕味和鱼丸味。扯碎它，扯碎没劲的、庸常的生活，撕个稀巴烂，扔进混帐的垃圾箱！耳边“轰”地一响，女孩许佳的眼泪愤怒地夺眶而出。

法国诗人兰波说：永远时髦。他还说：生活在别处。

不在此处。许佳所爱



的生活不在此处。她不能让自己的梦想恹恹离去，她不能让她的不满、愤怒和拒绝没有机会表达，她要让某种东西照进青春的屋子来。

真实的、最真实的阳光。从那时起许佳开始写她的小说，一个可以救赎她的美质的故事。从那时候起，青春变成了一场战争。一个女孩自己的战争，对抗的是某些强大的社会习俗和庸俗无聊的力量。

6

SIX

战争开始的时候是在外线。恰如苹果落入水中，波纹尚未漾起，鱼儿的皮肤就已经感觉到了冲击。那是高一的一个平常的早上，许佳一进教室就有一种奇怪的紧张。不会错的，一定是有什么麻烦了。

这是一种叫作“没劲”的麻烦。同她最要好的女孩捅了捅许佳的胳膊，喏，向讲台上一指。讲台上站着数学老师，眉梢眼角都怪怪的喜悦。真的，许佳最怕这种喜悦——看见别人的自行车掉进水沟里，是值得庆祝一下的事情吗？许佳——

你又没及格咯——。许佳愣了一会儿，又愣愣地笑笑。她能怎么样呢？她只能冲自己打个无声的响指，吹个不开口的口哨罢了。这叫什么？许佳的头脑里迅疾有力地蹦出一个词：审判。她，一个20个月后被证明了的作家，正在因为数学上的弱智遭到审判。

灵魂是逆反的，表面却是温和的，与无数的年轻的、没有权力的人一样，许佳平静地接受了审判。她就是那只可怜的被要求拉车的鲈鱼，那匹可怜的被要求碾米的马，那只可怜的被要求演戏的小熊。除了蔑视而无奈、好玩而伤感地冲课桌眨眨眼睛，这个女孩还能做些什么呢？然而许佳的数学还是蛮棒的，她拿出圆珠笔推论起来：

∴你要考大学

且考大学一定要考数学

∴你必须学数学

∴你会心情大恶

且没有时间读《小王子》或其它好看的书

∴你的文学才能将被彻底干掉

∴无论学不学数学你都得完蛋

“原来你已经完蛋嘞。”许佳扔下笔，平静地告诉自己。



荒诞。一个真正的无厘头的敌人。它握住一个中学生的命运，就像握住一只纸偶。许佳像匹诺曹一样气坏了，逃掉了。

7 SEVEN

秦爽，高中男孩，有个古色古香的名字，满脑子不高不古的想法，有个没有变长的鼻子，他穿过校园，跳过围墙，跑走了。

8 EIGHT

《兔子，跑吧》——哈里·安格斯特罗姆回忆着在篮球队里的幸福的日子，恐慌地跑出家庭，跑到性爱中去，消失在茂密的贾奇山森林里；

《教室别恋》——金发、娃娃脸、像个小贝克汉姆的 Stig Santesson 钻进教室，偷出那一大套象征着他的青春的辞典，离开他一

生中的第一次欢乐和第一次自暴自弃，永远地走掉了；

《生活在别处》——我们的年轻而未知的雅罗米尔，固执地逃避着现实。“诗人在逃跑”。哦，还有 26 岁就死去的莱蒙托夫，18 岁就已经不再写诗的兰波，在巴黎第五区的夜色里迷路的美少年艾吕雅，在捷克的乡村里早夭的克维纳，他们都在像孩子一样地逃走；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棒球手套上写满诗句的混混儿少年（放在今天，他一定磕药咯。）霍尔顿，告别全世界最可爱的妹妹老菲兹，咳嗽着，离家出走；

《挪威的森林》——“那一年给我的感觉如同泥沼，无论走到哪里，四处都是蔓延的、褐色的泥沼。”迷惘的大学生肩负背囊，在荒凉的海岸上孤独地流浪；

《东京的眼》——东京的良心、不近视却戴眼镜作为伪装的少年，扔下手枪，离开音乐和游戏房，任凭漂亮的吉川日奈痴情追赶，一路跑走。只有在垃圾箱边才停下来；

《在树上攀援的男爵》——小男爵在午餐桌上为了逃避父亲的餐桌礼仪，跳上栗子树，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从意大利跳到西班牙，从韶华跳到永远；

《第二十二条军规》——“约塞林跑走了。”

9

NINE

无穷多个少年——还有一个老头儿，列夫·托尔斯泰，他在耄耋之年还长不大，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离家出走，宁愿死在无名的小车站里——与秦癭一起，逃走，悲伤，带着没有被变长的鼻子。

有个普通的名和一个伟大的姓的约翰·列依说，你们可以说我是一个寂寞的人，但我绝不是惟一的一个。另一个了不起的人苏格拉底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仅仅因为这些。仅仅因为他们是如此年轻，以至于不愿撒谎。世界是一个谎言的泡泡吗？有的时候是的。它多么美丽，但是不是我们希望的那种美丽！它多么伟大，但是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伟大。

女孩许佳的头脑里，最初出现的一个形象就是秦癭。是的，她要为他写一部小说。这个因为鼻子的长度而混得不够好的少年，你还好吗？

10

TEN

完蛋并不难，难的是甘于完蛋。许佳太聪明，太骄傲，所以活得不够快乐。但是天生颖质难自弃嘛，她难免叹息一声：我的复旦，完蛋了。随后她又冲自己一阵怪笑：复旦又是哪只坏蛋？

差点儿闹成精神病。那是高一的冬天，她已写完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雨》。藏于匣中，无人识得。偏头望望，校园里的梧桐枝叶萧疏，都被北风吹得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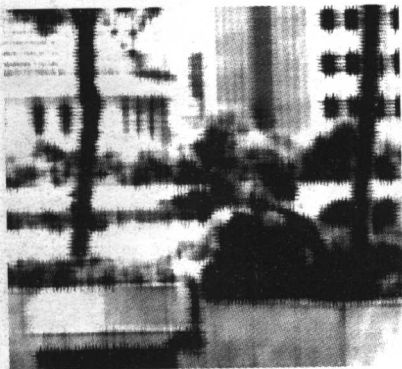


真的，许佳也是一只蛋，一只怪鸟下的怪蛋。它孕育着奇怪的想法，又把这想法深藏不露。你要蛋清还是蛋黄？蛋清蛋黄都是沉默的风暴眼。

11

ELEVEN

A 练习册、B 练习册、C 练习册，全是关于数学的，买了一大堆。翻翻 A，翻翻 B，前后不到 10 分钟，还没等翻到 C 呢，就连 W 一起扔了出去。我不要看你们的脸！做



人最怕言语乏味、面目可憎，而最不会做人的，便是数学 brother 了。大学又怎么样？大学就可以控制一个人吗？我就不学了你怎么着吧？连你也扔出去，Y！许佳不爽，许佳不要。

平静、悲伤的日子，过到了 12 月。嘉定的暖阳懒懒地照着炊烟，家家渍起了香软的猪脚。江南的冬天是温和的，离开了功课的压迫，16 岁的许佳躲进《双城记》的伦敦和巴黎里去。贵族、蕾丝、情仇、断头台、小裁缝、高尚风格与连绵不断的冬雨，历经几个世纪，照亮了 1996 年 12 月夜里这个上海女孩的面孔。就在这个时候，她心里的某个部分被轻轻地触动了。

12

TWELVE

冬雨季节，前桌男孩和另一个男生打了一个赌。那个男生说，我赌你不会和我换座，因为你舍不得她。前桌男孩是不会认输的，他换走了。一天早上，许佳发现前面没有了那熟稔的背影。

关于许佳和前座男孩的故事，一直是班里的一个流言。

眼泪从眼角溢出的感觉是如此温热，以至于许佳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头上肿起一个大包是因为撞到了哪棵树上。它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爱情。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许佳努力地哭了一整天。才女嘛，总是任性的孩子。而且许佳哭

起来特认真，一心一意，煞是惊魂。同桌女孩傻傻地、怯怯地劝慰说，你别哭了，你越哭人家越以为你俩真有事呢。

许佳就是想“真有事”嘛。否则她也就不是许佳了。她写了封信给前座男孩，写得当然不同于作文水平一般的同学，邮票却跟不会写字的囡囡选得一样：一只五颜六色、装模作样的猴子。讨个好彩嘛，她是属猴的，在那一寸见方的印花上寄寓了女孩最美丽的心事。再说，她又是那么喜欢童话。想我的男孩今天下午你也爱我吗？真的，和任何一个普通女孩一样，特傻，除了一点儿坚决。

然而，一个礼拜过去了。前桌男孩还是板着脸，坐在远处。这时许佳知道，自己的初恋也病了。

13

THIRTEEN

那年深夏，在图书室里，许佳遇到了吉吉。她挺喜欢吉吉的，这时的许佳已经变成了一个男孩，秦爽。

搞什么搞？天方夜谭哪？许佳的妈妈说，我看你八成儿有病。

当然有病。没病的话谁会铺开稿纸发动一场战争？这时已是那年深夏，许佳已经站在了自我救赎之门面前。一个叫吉吉的女孩在一个虚构的图书馆里晃晃悠悠、大大咧咧地出现了，她闯入许佳的脑海，让她着了迷。没错儿，她一直要写的小说就是这个，关于“我”和“吉吉”他们的。在那前几天，班里有个女孩拿着



本书说：“许佳，你看看，一个深圳的女孩写的，我觉得像你。是吗？”许佳接过来，《花季·雨季》。她读完了，心中有忿然之气：凭什么说像我？这种程式化的东西，像电视连续剧似的。

许佳之所以遇见吉吉，之所以要变作男生，完全与她的虚构欲望有关，与《我爱阳光》有关。许佳之所以写了“我”和“吉吉”的故事，也完全与由《花季·雨季》引起的一场令她感到受到愚弄、篡改青春、贩卖平庸的骗局的存在有关。

她一定要写一些高中生的生活，美的，

苦的，涩的，不化妆的，有混帐话的，大胆的，叛逆的，讲理的，真的。

14

FOURTEEN

悬铃木的树叶在林阴大道上飘落着。阳光在天上唱着帕瓦罗蒂。那年深夏到那年隆冬是段愉快的时光，许佳充分享受着写作的快感。当她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开始的时候，她感到温暖、踏实。午夜的灯光是寂寞的，而这寂寞中又包含了幸福。写作是种解脱，是进入阵地，是激情的告白。许佳写了些大逆不道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包含了1996年的阳光的本质。

比如那个老师，坐在教室门口。补课收钱，跟收门票似的。没钱莫入，知识限售。许佳回忆起了这个故事，回忆起当时同学们愤怒的议论：他不离婚谁离婚？活该着！她也想起了学某篇语文课时满教室的啧啧烦声，就是那篇一个台湾作家写的想在

